

橘

文苑

微短剧·小小说专版



责编/范亚湘
 姜编/吴志立
 校读/肖应林

雾，浓得化不开。这是清明节前夕，天刚蒙蒙亮，她就将电动车推了出来。能见度不足五米，乡村小道上也只能缓慢骑行。狭窄的静悄悄的水泥马路两边，树影婆娑，草叶尖儿湿漉漉的。

天气似乎并没有转暖，温度反而越来越低。只一会儿，她的耳朵就有点麻木，有点疼痛了，脸也是，手指头也是。戴着的毛绒帽子，被鼻子呼出的气体弄得黏黏糊糊的。但是，她的脚是热的，此刻，一只大鸡正蹲在她双脚上的一个大红色袋子里。她感到脚底的温暖由下而上，渐渐蔓延到全身。她突然很感激，在这个寒冷的清晨，有一只温暖的鸡相伴。

老公身体中风了，脑子也跟着中风，半边身子动弹不得，还要等着法子来折腾她。每天只要一抬脚，他就会电话煮粥一样的轰炸过来，黏在身上，甩都甩不掉。耳中传来他的声音，不是大喊大叫家里起火了，就是怀孕的媳妇发作要生娃了，要不就是他又摔倒起不来了。反正不分时段地折腾，每一件都是十万火急的事。昨天半夜，他还一个劲地用拐杖对着墙角的一个落水管敲得山响，问他干什么，他就说“练手劲”。她起来他就停，她躺下他就敲，如此反复，也不记得是啥时候睡着的。今天还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手机静悄悄的，特别安静，如同这腊月二十五的乡村清晨，有种清新空旷的舒适。

挂在枝丫间的大红袋子

倪锐

她突然想起最近听到的一个新鲜词：养好老己。意思是要好好照顾、保养、疼爱自己这个老朋友。有点意思，她忍不住笑了笑。

她个人的的一套理解方式是减少内耗、接纳自己、努力生活。只要是做自己感到快乐的事，就是“养好老己”，比如她今天早上，送一只鸡给喜欢的人，就是一件快乐的事。

骑过一个交叉路口，她感觉迷路了，因为雾实在是太大了。怎么办，每次迷路都要绕来绕去绕好久才能找回原来的路，这迷迷糊糊又不知道该绕多久。她有点心急，人一心急，就不由得紧了紧右手的油门，加快了速度。当前面出现那个标志性的建筑时，她心里暗暗地给了自己一个“耶”！有的人越老越糊涂，她感觉自己越老越聪明了，这么复杂的路线，她居然一下子就绕回来了。看来，这个清晨好运连连啊！心中暗自窃喜的她，看得越来越远了，雾开始慢慢散去。

好早啊，目的地到了，这是一个宁静美丽而高档的别墅小区，她有车踏踏。有的保安两只眼睛看人，根据你的穿着打扮和出行工具来决定他的礼貌程度，她低头看了眼胯下的破旧旧电动车，又伸出脚来瞧见满鞋的泥。

这个保安真好，礼貌地给她开门，微笑着回复她的询问。她有点欣欣然，进小区的脚步变得轻巧了几分。在一栋精致小巧的别墅前停下来，她打了一个电话，接着，把装鸡的袋子挂在别墅前的树杈上，然后拍了一张照片，就跨上电动车，风驰电掣地走了。赶到商场，正好上班时间，没有迟到，她长长地松了口气。这是年届五十的她自五月份失业以来，直到前不久才谋得的一份差事——商场导购员。相比那些还在四处投简历的年轻人，她已经很知足了。

开门，她收到鸡的现任主人发来的消息，说了很多感谢的话，并说这只鸡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鸡。

她微笑着看手机中的照片，那个挂在枝丫间的大红袋子，就像树上开出的花儿一般灿烂。

山花有约

程岳华



郭雨滴供图

晓英发来微信时，我正望着窗外蒙蒙细雨出神。

“我们这儿植物园的山茶开了，周末来不来？”春已至，风仍带着料峭寒意，小草才吐一星新绿。我只回一字：“好，须晴日。”

高铁不过半小时，出站时，她已立在出口，米色风衣，手里握着两杯咖啡。我接过，杯壁温热，恰好熨帖微凉的指尖。

“路上堵了一会。”她说。我们联系不多，一年里的通话，掰着两只手指便数得过来。可每到春天，她总不忘捎来一句：山茶花开了。有时在植物园，有时是她家楼下那株。

进入植物园的人不多，刷身份证免费入园，屏幕反光，我试了两次才成功。穿过水杉林，阳光从枝叶间漏下来，碎金一般铺在路面。空气里混着泥土与草木的清气，湿润、清冽。晓英忽然驻足，指了指地面：“你看。”

一朵完整的红山茶，静静地躺在石板缝隙里。

转过山坡，整片山茶花蓦然撞入眼帘。红、粉、白，几株墨红重瓣点缀其间，高高低低，深深浅浅，铺成一片温柔的花海。我停下脚步，她也停下。

走近才看清花姿——花瓣厚润，覆着一层天然蜡质，阳光下泛着柔光。红得沉静端庄，白的边缘晕着浅粉，有的绽放舒展，有的花苞圆鼓，蓄着饱满生机。我用手背轻触，微凉而滑润。

晓英蹲下身，拾起另一朵落花，托在掌心细看，指尖沾了点泥土。“整朵落下的……”她轻声说，“山茶向来如此。”

山茶耐寒，花瓣自带滑润蜡质。寻常花一经霜雪便垂头萎靡，它却能从冬末开到春深。凋落时也整朵坠地，不碎不残，体面从容。

她将花递来，我接过。花朵虽已离枝，被阳光一照，依旧光泽鲜亮，沉甸甸的，似藏着一整个春天的重量。

继续往坡上走，一株白山茶开得正盛，两米多高，满树素白，远看如覆一层薄雪。走近方见，花瓣根部晕着淡淡青影，愈显清雅。

“真素雅。”我叹。晓英点头，伸手轻托一朵凑近鼻尖，手落下时拂过叶片——那叶片厚实硬朗，边缘生着细密锯齿。

“叶子很硬。”她说。我们在坡上一株老山茶树下的石凳坐下。夕阳西斜，将整面山坡染成暖橘色。白山茶瓣上金边，红山茶更显沉静。

“我妈今年又晒了茶花。”晓英缓缓开口。“年年都晒？”

“嗯，说落花可惜了。泡茶略涩，她却说，涩味能清火。”

“你尝过？”

“喝过几次，初入口涩，回味倒清甘。”

风漫过山坡，携着淡淡花香与潮气，轻柔拂在脸上。满坡山茶，开得不急不躁，落得干脆利落。

“走吧！”晓英起身：“再晚天就黑了。”

我们顺原路返回，似乎都有一些落寞。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，时而重叠，时而分开。一路无语，只是静静地走着。

“你家那株山茶呢？”我打破沉默。

“还在。今年开得格外盛，我妈数过，足有一百多朵。”

“竟这么多？”

“满树繁花，几乎看不见叶子。”

出园时天色已暗，路灯次第亮起。晓英将那朵落花小心放进包里。

“下次花开，再来。”她说。

“好。”

她走向停车场，我往地铁站去。走了几步回头，她正从包里掏车钥匙，身影被路灯晕成柔和的轮廓。

高铁上，我翻看照片。红的、白的、粉的，每一朵都开得安静自持。我发了条朋友圈：“春天，赴植物园山茶花之约。”

有人问地址，我回复道：百度一下就知道了。去吧，花期正好。

顿了顿，又添一句：须趁早。山茶整朵凋落，迟了，便只能拾一地残芳。

发完再翻照片，一张是晓英蹲在地上拾花的背影。我犹忆片刻，终究没有发出。

回家后，我给晓英报平安：已回家。她回：明年见。

月光清浅。我把那朵红山茶置于窗台上的浅碟，注了浅浅一层清水。

次日晨起去看，花非但未谢，反倒比昨夜更舒展几分。

春风拂过乡村平坦大道，带着草木的清香，李宁吸吸鼻子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她抱着一床崭新的棉被，走进了隔壁祠堂哥家的二层小楼。

堂哥一家早已在城里定居，屋子空置许久，依旧宽敞明亮，阳光洒在院子里，干净温暖。堂哥说房子有人住才有生气，想住多久都行。

贝贝跟在身后，扯着她的衣角：“妈妈，我们以后就住这儿了吗？”

李宁放下行李，抚摸着女儿稚嫩的脸颊，点了点头。

屋檐下，她挂起一串新的风铃。风一吹，叮叮当当，清脆悦耳，像要把所有的希冀，都摇进春风里。

她知道，从今天起，一切都不同了。

从前住在大为的老房子里，公鸡拂晓，木门吱呀一声推开。她顶着那双红肿的眼睛，唤醒女儿：“贝贝，起来上学了。”

贝贝揉着惺忪的睡眼：“妈，闹钟还没响呢。”

她坐回床沿，望着墙上的挂钟。她不敢关灯睡觉，夜夜被噩梦纠缠，要么被人追着狂奔，要么被死死按住脖子和手脚，拼命挣扎，醒来一身冷汗。

李宁让女儿抱着自己的腰，骑上电动车，一溜烟消失在巷口。

送完贝贝回家，李宁坐在堂屋发呆。她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下去。

她和大为已经办了协议离婚。吵吵闹闹十余年，她早已厌倦了这种日子。大为卷走家中所有存款，放弃女儿抚养权，只允许她在老房子住三年，还摆下狠话：“我不会管你们母女死活。你有本事提高婚，就得有本事活下去。”

李宁没有纠缠，答应了他所有条件。她早听说，大为结识了别的女人，那女人会哄人。大为回家便对她百般刁横，横竖看她不顺眼，嫌她做饭不合胃口，嫌她衣着土气，丢他脸面。

刚结婚那些年，她跟着大为走街串巷，卖些小商品养家，每天风尘仆仆。生下女儿后，她不想孩子跟着受苦，全职在家带娃，失去了生活来源，连买菜钱都要伸手讨要。

有一次，她问大为要钱给孩子买衣服。她摸出一百块，随手一扔。纸币在空中打着转转，最后落在他脚边，他鼻子一哼，抬起擦得锃亮的皮鞋，狠狠踩下去，而后扬长而去。李宁弯下腰，指尖触到那张皱巴巴的纸币，眼泪瞬间夺眶而出。

村里有个电子配件厂，不少婶子都领活回家做。李宁也领了些回来。零件很小，要细心拼接粘牢，整日久坐，腰酸背痛，手指磨得脱皮，辛苦一天，也只挣二三十块钱。

一到放学时间，她便马不停蹄赶往学校。贝贝一见她，就扑进怀里撒娇。她给女儿买爱吃的兰花干、冰糖葫芦，看着贝贝嘴角沾着糖渣、眉眼弯弯的样子，她也跟着笑。花是自己挣的钱，心里踏实。

夜里等女儿睡熟，她刷着手机，看见许多博主分享家乡美食，人气不错。李宁眼前一亮，她别的不擅长，做吃的，却是一把好手。

春日的蒿子粑把软糯香甜，自制的酸辣萝卜条脆爽开胃，霉豆腐的味道，比超市卖的还要地道。这些刻在骨子里的手艺，成了她点燃新生活的勇气。

她先在朋友圈发美食制作视频，渐渐引来关注。从邻里亲戚到陌生网友，有人问起怎么卖，她小心翼翼地报出最

低价，有人下单，她便挑最好的食材打包发货。

第一批霉豆腐寄出第四天，她收到顾客的反馈，瓶盖松开，发生了渗漏，她二话不说，全额退款。第二天一早，她赶往镇上快递点，学习打包技巧，自费更换更结实的包装，重新打包，并在箱内放了一张手写纸条：“对不起，给你带来不好的体验，上次没包好。这次我逐一检查过，感谢您愿意再信我一次。”

顾客收到货后，把纸条发到朋友圈，配文：“就冲这张纸条，下次还选你家的。”

被人真心信赖，订单渐渐多了起来，她和生活，有了着落。

邻居李阿婆见状，劝她：“你也开直播吧。我娘家侄女就是靠直播挣钱的，她说现在村里好多年轻人都回来了，在家门口就能赚钱……”

直播？李宁心里打起了鼓。她平时说话细若蚊蝇，刚从婚姻的泥坑里爬出来，怕被人说卖惨博同情。可一想到女儿，想到三年后无处安身，想到那张被踩在地上的百块钱，她开始对着灶台反复练话术，默记流程，连镜头角度都对空尝试了又试，她真的开启了第一场直播。

镜头前，起初她只敢盯着案板不敢抬头，说话结巴，中途数次想关停直播，可一想到女儿，又握紧手里的工具撑了下去。弹幕里大多是温暖的鼓励，偶尔也有刺耳的恶评。她不再慌乱，只是默默把食材处理得更细致，用手工功夫回应所有声音。

一天天练下来，她敢直视镜头，从容回问候，笑着介绍家乡味道了。不少网友留言说“看你做美食放心”，还有人专门从外地赶来，就为尝尝她做的家乡味，口碑越传越广。订单与关注日渐增多，生活每一天都被填得满满当当。夜里在疲惫中沉沉睡去，再也没有被噩梦惊醒。风铃在春风里轻摇，摇来了细碎的希望。

直到那天，院门被一脚踹开。是为大回来了。

他满身酒气，眼神凶煞，他盯着桌上待发的快递和打包好的霉豆腐，冷笑不止：“可以啊李宁，离婚才几个月，日子过得挺滋润！钱拿出来分我一半，别忘了，你还住着我的房子！”

贝贝吓得往她身后缩，小死死揪住母亲的裤子。

“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这钱是我一分一分挣的，跟你毫无关系。”

“离婚？”大为上前一步，伸手就要掀桌子，“我现在一无所有，你也别想过好！老子整完你再去整那些赢了我钱的人，要你们都好过！”

他的手越逼近，李宁把女儿护在身后，没有退路，直直与大为对视。她猛地抓起案板上的菜刀，“啪”一声拍在桌沿，寒光一闪。

无数个恐惧的深夜，无数次弯腰低头的屈辱，在这一刻彻底爆发。她是一个母亲，要护住女儿，有尊严地活下去。

她胸口剧烈起伏，声音颤抖，一字一句，却清晰有力：“李大为，从前我怕你，是为了孩子凑合过日子。现在我不怕了。你敢动我一指头，敢吓唬女儿，我就跟你拼命。”

大为看着她这副模样，一时怔在原地。

“你……你疯了？”李大为傻眼了，骂了几句脏话，摇摇晃晃地走出大门。

李宁手一软，菜刀“当啷”一声掉在地上。她缓缓蹲下身，抱住满脸惊恐的女儿。

三年期满，李宁没等大为开口，主动搬离了老屋。

新院子被阳光晒得暖烘烘的。她坐在门槛上择蒿子，明天要做的蒿子粑粑，直播间里还等着呢。

贝贝在院子里追蝴蝶，辫子一甩一甩，笑声脆生生的。追累了，跑过来挨着妈妈坐下，把头靠在妈妈胳膊上。

风从田野吹过来，屋檐下的风铃又响了。叮当，叮当。

道，也没人读懂。

直到今天，被一个孩子无心的眼发现。

刘相思的手指在空中虚抓了一下，猛地停住。

按照规定，她必须立刻上报。文物部门会介入，展柜会被打开，专家会取样分析。那根封存千年的银针会被剥离，显微镜会放大它的每一寸肌理，它会被贴上标签，变成一份冷冰冰的考古报告：《关于釉下藏针执壶的发现与研究》。

那个窑娘小心翼翼藏在心底的秘密，会被现代文明公之于众，一览无余。

刘相思看着那点寒光，心里忽然一阵尖锐的刺痛。她守了这把壶七年，看了它七年的残缺，如今才明白，这残缺里竟是满的。

她忽然想，如果自己也有一个想要带进土里的秘密——关于某个人、某句话、某个雨夜里泛着光的念想，那……

手电筒的光圈悄然敛去，釉面却似凝着一层若有若无的光晕——那是白天她用来自我安慰孩童的“答案”，此刻却成了她与千年窑娘心照不宣的守护结界。

灯光全灭，月光漫过盈盈江水。那一夜，她做一个梦。梦里晚唐的窑火通红，青裙女子在坯体上绘完最后一抹绿叶，指尖捏着银针对着月光轻叹，随后俯身，将针嵌进坯缝，缓缓罩上一层透明釉。

动作很轻，像是在把心事给封住。次日清晨，第一批游客涌入。

刘相思站在展柜前，依旧是一丝不苟的职业微笑：“大家请看，这是一把釉下彩执壶，本土考古发现，彩在釉下……”

她没有提那根针。

只是在人群散去时，她看着那把壶，心里默默补了一句：你藏住了，我替你瞒着。

替你瞒着

冯静妮

陶瓷展览馆闭馆铃响过第三遍，展厅陷入一种巨大的空旷。

刘相思没走。她关掉了头顶的射灯，只留下一只手电筒。光圈缩成极细的一点，打在展柜里那件釉下彩陶瓷壶上。

七年了。这把残壶是她的“老友”，也是她的“树洞”。每天送走最后那拨喧闹的游客，她都要来这里坐十分钟。她喜欢这把壶的残缺——

沿缺了一块，像未说完的话，生生断在千年前的某个时刻。

白天那个扎羊角辫女孩的尖叫，还在她耳边回响：“老师！釉缝里有针！”

当时众人哄笑，刘相思也笑着解释那是光晕。可此刻，在这

漆黑的黑暗里，那点疑虑像水底的气泡，咕嘟咕嘟冒了上来。

她调整呼吸，手电筒的光顺着壶口那道残缺的断面，一点点移动。

不需要打开柜门，不需要触碰。清高的冷光在釉面折射，当光扫过壶腹与口沿衔接的死角时，一道极细极冷的反光，像流星一样刺破了她的眼睛。

真的。有。

隔着两厘米厚的防弹玻璃，隔着千年的时光，她看清了。那是一枚极细的银质绣花针，针鼻上还缠着半缕发黑的丝线，被严严实实地封在釉层与胎土之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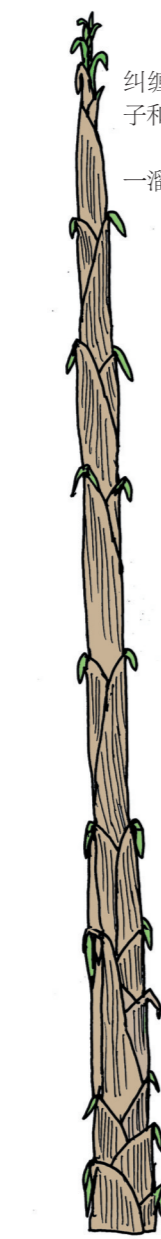
那是窑火未开前的秘密。

刘相思的手心出了汗。她不需要查资料就能还原那一刻：晚唐一位窑娘趁釉浆未干，将这枚带着体温的针嵌进坯体，再施釉入窑。她是在藏私房钱？还是在祭奠一段不敢示人的情？

这枚针，就这样在釉下藏了一千年，没人知

春风里

凌泓



吴志立插图

以前每年总有赴外旅游的机会，退休后似乎一切归零了，朋友每每问及，或回复两个字：在家；或回复两个字：宅男。

有人说这个城市空气质量不好，但出自对家乡的偏爱，总喜欢与人据理力争。你懂的，谁不说俺家乡好。

外出的机会终究来了，那天好友老王发来微信，给了我不能轻易推诿的理由，去妈祖岛玩玩。

妈祖岛地处海边，如果是古代，驾一台马车过去得花上十天半月，如今凭一张机票就到了。

海轮将我们一行人渡上岛，此岛确实非同一般。

老王说，这个岛是妈祖成神之地，岛上每家都有一个妈祖。妈祖是神，每家有神？我将信将疑。嘿嘿，妈祖庙也称娘娘庙，每家都有一个娘娘，那还差不多。跟着老王走，一边听他详细讲解妈祖的传说故事，老王年轻时是中文系高材生，知识面和讲解水平自然比导游更精到，遇上一些经典的楹联，老王还掏出随身的小本本记录下来，讲出楹联的精妙处，一路游览，大家高谈阔论，其乐融融。

岛上没有一辆私家车，没有公交，没有立交桥，没有城际磁悬浮，更没有地铁，没有绿色的邮筒，没有报刊亭，没有取款机……除了几辆专车接送游客的电瓶车，就像上个世纪或上个世纪看到的一切，一切都是自然生长的模样，这当然使我惊讶。最让人纳闷的是海边没有一艘私人游艇，每一个游客都可以把这座小岛视为自己的。

小岛仿佛没有昨天与今天之分，人所留恋的一切，它自然摆在眼前，它是原生态的。在它清新的空气和环境里，不适合人繁复的思想，只适合人想要的明天。

离岛

谢午恒

也说不像是空气稀薄还是空气厚重，只依稀感觉空气是绿色的。小岛四面环海，海风拂面，有点微腥，岛上绿色倾野，微风拂面，含着芬芳。虽然游人如织，在各个景点纷纷打卡拍照，但不妨碍岛上的飞鸟在树林中鸣唱或争相亮相，这里是一个永不落幕的演唱会和表演秀场。风透明，纯净，被这里的鸟鸣稀释了似的。

我循着同行的脚步在山腰的妈祖庙浏览，没有放过任何角落，然后沿着庙后的蜿蜒小道登山。

突然一阵风来，稀稀疏疏下起了小雨。我仰头看看天空，只见太阳仍挂在天上。也不知咋地，顿感一阵晕眩天旋地转，脚底轻飘，全身闷热难耐，再摸一下额头，烫手，只怕是病魔缠身了。

病来如山倒，病从来不会预约，说来就来。导游拉着我的手立马下山，他说这个常居人口5万之余的岛上没有医院，只能请开游览车的司机带我们去寻找诊所，电瓶车穿过两条大街，终于找到坐落在岛尾的社区诊所。

诊所空空落落，无人问诊，测量体温和血液化验很快出了结果。坐诊的医师对我说，虽然体温高达39度2，但可以排除病毒感冒和流行性感。初步诊断为气候不适应，发病初期症状为头晕头痛，四肢酸痛乏力，重则引起人体缺氧或缺水。建议在诊所留观三五天，并须离岛调拨药品过来。

何为气候不适应？真乃闻所未闻。

医生深入浅出作出解释：就像一条淡水鱼，放进了大海，或者一尾海鱼，放入了淡水湖。当然病症也可能是因空气过敏所致。

突然来病，这病居然成了疑难杂症。

趁自己头脑还清醒，服下一颗退烧丸，就在手机上进行一番操作，订购了返程的渡轮票和回家的机票。并拨通老丈电话，告知本人提前打道回府了。

时近黄昏，远远看见了自己居住的小区，想起古人烟锁池塘柳的美好诗句。压在头顶的那份沉重感突然消失。古人近乡情更怯，此时的我则是近家心更爽。

邻近的夜宵摊开始了忙碌，糖油粑粑的油香飘散四周，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摊主开始了吆喝，牛肉和孜然的气味钻进鼻孔，不吞口水便让人垂涎。我快步穿行其间，深呼吸，再深呼吸，很享受的。

家是人生的保障，药也是。小区汽车通道口左边是三家药店，右边是两家药店，人行通道口药店更多，整个小区仿佛被四周的药店抬举着。药店生意依然兴旺，橱窗里治疗各种病痛的药品应有尽有，大到牛黄安宫丸，小到鸿茅药酒，枸橼酸西地那非片。店门两旁摆满野山参、铁皮石斛、高原雪莲等名贵品种，随手可得。

一切都是自己的烟火。

我走进其中一家药店，向女售货员扼要说明自己的症状，询问买点什么药合适。她说，看你精神饱满，不像是高烧病重之人呀，再量一下体温吧。

体温计显示的温度才36度5，你不是很正常么？

对健康者而言，什么药都不合适。

回家后，在深夜传来的打桩机嘭嘭播响大地的节奏里美美睡了一觉。

第二天一早起床，五岁的孙子说：爷爷，你打的呼噜像一只海鸥在鸣叫。

哈哈，我的呼噜不是海鸥在鸣叫，是一只土鸭子的叫声，嘎嘎嘎嘎……